

【才高八斗 气度风流】

才子文章



梁遇春
废名
沈从文
徐志摩
郁达夫
许地山
俞平伯
……

 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【才高八斗 气度风流】

才子文章

秋子编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才子文章 / 秋子编. -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
2005. 8

ISBN 7 - 80699 - 368 - 1

I. 才... II. 秋...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
近代②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I2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9018 号

责任编辑:王洪启

装帧设计:图腾装帧设计

才 子 文 章

秋子 编

哈 尔 滨 出 版 社

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

邮政编码:150040 电话:0451 - 82159787

E-mail:hrbcbs @ yeah.net

网址:www. hrbcbs. com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7.75 字数 270 千字

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80699 - 368 - 1/I · 163

定价:26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0451 - 82129292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

【前言】

才子才女者，不须学富五车，但必是才高八斗。

学识和阅历皆后天养成，才华却是拜先天所赐。学识托起穷经皓首的鸿儒；阅历产生洞烛幽深的智者；而才华所造就的，则是天地间的精灵，高傲而睥睨一切，俯仰天地，自由灵动。学识可以复制，阅历可以复制，惟有才华不能复制。

《才子文章》、《才女文章》中所选的作品，均是现代文学三十年间出现的才华横溢的佳作，是“白话文之古典时代”的优秀代表。这些文章的作者政治立场不尽相同，人生道路也是殊途，其中有些人在思想上走过一些弯路甚至走上了歧路，但从文学角度来看，我们仍然要客观评价他们的艺术造诣，勇猛地“拿来”，不可因人而废文。

新文学初兴之时，朴拙天成，不拘定法，任何一种风格都在草创之中。正因其不成熟，便没有规矩方圆，可以随心所欲，作者之独特精神境界尽露笔端。郁达夫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》的导言中说过：“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，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，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。”而我们当下的散文，却往往流于无病呻吟，或是人云亦云。

按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，现代白话文的水平应比从前高出很多才是，为何竟反而不如？实则不是文字使然，乃是现代人之精神涵养与境界去之远矣！或许正如林贤治先生所说：“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。”而这种自由精神，正是当下的文学所最缺乏的。

《才子文章》收录了10位作家的79篇文章。在文章的选择上，主要考虑的是其文学价值，多是文采飞扬、结构精致的作品，而尽量摒弃了议论性的文章，呈现给读者的是一桌纯粹的文学大餐。

汇集了多种风格流派：冲淡平和有周作人、废名、俞平伯；热情浪漫有梁遇春；风雅幽默有梁实秋、林语堂；精巧别致有许地山；柔美灵秀有沈从文……方寸之间，尽览才子风流。



【目 录】

周作人

- 初恋 · 娱园 · 苦雨 · 喝茶 · 乌篷船 · 两株树
- 故乡的野菜 · 谈酒 · 情诗 · 沉默 · 厂甸

梁遇春

- 笑 · 途中 · 第二度的青春 · 又是一年春草绿 · 春雨
- 滑稽和愁闷 · “失掉了悲哀”的悲哀 · 泪与笑 · 天真与经验

废 名

- 洲 · 万寿宫 · 芭茅 · 碑 · 沙滩 · 菱荡

梁实秋

- 雅舍 · 孩子 · 女人 · 男人 · 客 · 送行 · 旅行 · 衣裳

林语堂

- 恋爱和求婚 · 我怎样买牙刷 · 买鸟 · 冬至之晨杀人记
- 秋天的况味 · 我的戒烟 · 说避暑之益 · 论躺在床上 · 论趣

沈从文

- Lúomei, zuohen! • 鸭窠围的夜 •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
- 雪晴 • 小草与浮萍 • 云南看云

徐志摩

- 翡冷翠山居闲话 • 我所知道的康桥 • 天目山中笔记
- 印度洋上的秋思 • 想飞 • 志摩书信选 • 志摩日记选

郁达夫

- 青烟 • 故都的秋 • 江南的冬景 • 钓台的春昼
- 半日的游程 • 西溪的晴雨

许地山

- 荼蘼 • 桥边 • 处女的恐怖 • 再会 • 笑 • 爱的痛苦
- 你为什么不来 • 梨花 • 爱就是刑罚 • 春的林野
- 花香雾气中的梦 • 我想

俞平伯

-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• 陶然亭的雪 • 芝田留梦记
- 清河坊 • 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



【周作人】1885 - 1967

读周作人的散文，如坐乌篷船出去，不能像坐电车那样性急。“应是游山的态度，看看四周物色，随处可见的山，岸旁的乌桕，河边的红蓼和白苹，渔舍，各式各样的桥。”……《乌篷船》中的句子，正可作为周作人散文的注脚。

周作人的散文，一般都评价为“冲淡”或是“枯淡”，这两个特色放在现在可说是另类，当前文坛少有此种平和冲淡、清隽幽雅之文。然而周作人的平淡，不是枯燥，却是平淡而丰腴，正如一杯明前的西湖龙井，啜之微涩，过后却是余香绕梁。

小编在2005年春节期间，曾去寻访位于北京八道湾胡同11号的周作人故居。当年的苦雨斋，现在早已几度易主。整个院子像一截长满了各种蘑菇的树桩，乱七八槽地挤满了很多早些年或晚些年盖的小房子，而原来的两间大瓦房和两间厢房却已淹没得几乎不能分辨。眼前所见，感慨良多。

再来看一位文人笔下的苦茶庵：“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，原名苦雨斋，后改为苦茶庵，不离苦的味道。这是北平式的平房，书房占据了里院三间上房，两暗一明。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，偶然也作延客品茗。几净窗明，一尘不染，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序。”这些，已经荡然无存。

初 恋□

那时我十四岁，她大约是十三岁罢。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，间壁住着一家姚姓，她便是那家的女儿。她本姓杨，住在清波门头，大约因为行三，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。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，便认她做干女儿，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，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，彼此都不交口，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，仍旧推进门来游嬉。她大抵先到楼上去，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，随后走下楼来，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，抱着名叫“三花”的一只大猫，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。

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，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，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近视，但是还有一层缘故，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，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，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。在此刻回想起来，仿佛是一个尖面庞，乌眼睛，瘦小身材，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，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，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，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，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，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。

我在那时候当然是“丑小鸭”，自己也是知道的，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。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，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，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，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濛的喜乐。并不问她是否爱我，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，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，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，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，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。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，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，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。有一天晚上，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，末了说道：

“阿三那小东西，也不是好货，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。”

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，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：



“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，我必定去救她出来。”

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去了。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，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。一个月以后，阮升告假回去，顺便到我家里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，说道：

“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。”

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，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，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，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。

民国十一年九月
(选自《雨天的书》)



娱 园□

有三处地方，在我都是可以怀念的——因为恋爱的缘故。第一是《初恋》里说过了的杭州，其二是故乡城外的娱园。

娱园是“皋社”诗人秦秋渔的别业，但是连在住宅的后面，所以平常只称作花园。这个园据王眉叔的《娱园记》说，是“在水石庄，枕碧湖，带平林，广约顷许。曲构云缭，疏筑花幕。竹高出墙，树古当户。离离蔚蔚，号为胜区”。园筑于咸丰丁巳（一八五七年），我初到那里是在光绪甲午，已在四十年后，遍地都长了荒草，不能想见当时“秋夜联吟”的风趣了。园的左偏有一处名叫潭水山房，记中称它“方池湛然，帘户静镜，花水孕蘂，笋石恒蓝”的便是。《娱园诗存》卷三中有诸人题词，樊樊山的《望江南》云：

冰谷静，山里钓人居。花覆书床偎瘦鹤，
波摇琴幌散文鱼：水竹夜窗虚。

陶子缜的一首云：

橙潭莹，明瑟敞幽房。茶火瓶座山蛭洞，
柳丝泉筑水鳊床：古幙写秋光。

这些文字的费解虽然不亚于公府所常发表的骈体电文，但因此总可约略想见它的幽雅了。我们所见只是废墟，但也觉得非常有趣，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，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，也是一个原因。

娱园主人是我的舅父的丈人，舅父晚年寓居秦氏的西厢，所以我们常有游娱园的机会。秦氏的西邻是沈姓，大约因为风水的关系，大门是偏向的，近地都称作“歪摆台门”。据说是明人沈青霞的嫡裔，但是也已很是衰颓，我们曾经去拜访它的主人，乃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，跛着一足，在



厅房聚集了七八个学童，教他们读《千家诗》。娱园主人的儿子那时是秦氏的家主，却因吸烟终日高卧，我们到傍晚去找他，请他画家传的梅花，可惜他现在早已死去了。

忘记了是哪一年，不过总是庚子以前的事吧。那时舅父的独子娶亲（神安他们的魂魄，因为夫妇不久都去世了），中表都聚在一处，凡男的十四人，女的七人。其中有一个人和我是同年同月生的，我称她为姊，她也称我为兄，我本是一只“丑小鸭”，没有一个人注意的，所以我隐秘的怀抱着的对于她的情意，当然只是单面的，而且我知道她自小许给人家了，不容再有非分之想，但总感着固执的牵引，此刻想起来，倒似乎颇有中古诗人（Troubadour）的余风了。当时我们住在留鹤庵里，她们住在楼上。白天里她们不在房里的时候，我们几个较为年少的人便“乘虚内犯”走上楼去掠夺东西吃。有一次大家在楼上跳闹，我仿佛无意似的拿起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穿了跳舞起来，她的一个兄弟也一同闹着，不曾看出什么破绽来，是我很得意的一件事。后来读木下堇太郎的《食后之歌》，看到一首《绛绢里》，不禁又引起我的感触。

到瓮上去取笔去，
钻过晾着的冬衣底下，
触着了女衫的袖子。
说不出的心里的扰乱，
“呀”的缩头下来：
南无，神佛也未必见罪罢，
因为这已是故人的遗物了。

在南京的时代，虽然在日记上写了许多感伤的话（随后又都剪去，所以现在记不起它的内容了），但是始终没有想及婚嫁的关系。在外边飘流了十二年之后，回到故乡，我们有了儿女，她也早已出嫁，而且抱着痼疾，已经与死当面对立着了，以后相见了几回，我又复出门，她不久就平安过去。至今她只有一张早年的照相在母亲那里，因她后来自己说是母亲的义女，虽然没有正式的仪节。

自从舅父全家亡故之后，二十年没有再到娱园的机会，想比以前必更

荒废了。但是她的影象总是隐约的留在我脑底，为我心中的火焰（Fiammetta）的余光所映照著。

民国十二年三月
（选自《雨天的书》）



苦 雨□

伏园兄：

北平近日多雨，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，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。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，我以前在杭沪车上时常遇雨，每感困难，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，但卧在乌篷船里，静听打篷的雨声，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“靠塘来，靠下去”的呼声，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。倘若更大胆一点，仰卧在脚划小船内，冒雨夜行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，虽然较为危险，一不小心，拙劣地转一个身，便要使船底朝天。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，归途遇暴风雨，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，危险极也愉快极了。我大约还有好些“为鱼”时候——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，对于水颇感到亲近，不过北平的泥塘似的许多“海”实在不很满意，这样的水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。你往“陕半天”去似乎要走好两天的准沙漠路，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，大约是很舒服的，遥想你胡坐骡车中，在大漠之上，大雨之下，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，悠然进行，可以算是“不亦快哉”之一。但这只是我的空想，如诗人的理想一样地靠不住，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，很感困难，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，这须等你回京后问你再说了。

我住在北平，遇见这几天的雨，却叫我十分难过。北平向来少雨，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，便是家屋构造，于防雨亦欠周密。除了真正富翁以外，很少用实垛砖墙，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。近来天气转变，南方酷暑而北方淫雨，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。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，第二天就有“梁上君子”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，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，费两天工夫，从头改筑，已经成功十分八九，总算可以高枕而卧，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惜。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，乃是川岛君“佢们”俩，因为“梁上君子”如再见光顾，一定是去躲在“佢们”的窗下窃听的了。为消除“佢们”的不安起见，一等天气晴正，急须大举

地修筑，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，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。

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，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。北平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，夜里总还安静，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，所以时常被它惊醒，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，睡的很不痛快。还有一层，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，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，夜里听着雨声，心里糊里糊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，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。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，赤脚撑伞，跑到西屋一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水浸满了全屋，约有一寸深浅，这才叹了一口气，觉得放心了，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，一看却没有水，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，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。幸而书籍都没有湿，虽然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，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，也很是不愉快。现今水虽已退，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，固然不能留客坐谈，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，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。

这回的大雨，只有两种人最喜欢。第一是小孩们。他们喜欢水，却极不容易得到，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，便成群结队的去“蹚河”去。赤了足伸到水里去，实在很有点冷，但是他们不怕，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。大人们见小孩玩的有趣，也一个两个地加入，但是成绩却不甚佳，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，其中两个都是大人——其一为我的兄弟，其一是川岛君。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。从前同小孩往高亮桥去钓鱼钓不着，只捉了好些蛤蟆，有绿的，有花条的，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，平常偶叫几声，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，或者是荒年之兆，却极有田村的风味。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，很恶喧嚣，如麻雀蛤蟆或蝉的叫声，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，无一不痛恶而深绝之，大有欲灭此而午睡之意，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，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，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东西，一切鸣声其实都可以听。蛤蟆在水田里群叫，深夜静听，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，很是特别，又有时仿佛是狗叫，古人常称蛙鸣为吠，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。我们院子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，它的叫声更不漂亮，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，可以说是革音，平常自一声至三声，不会更多，惟在下雨的早晨，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，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。

这一场大雨恐怕在乡下的穷朋友是很大的一个不幸，但是我不曾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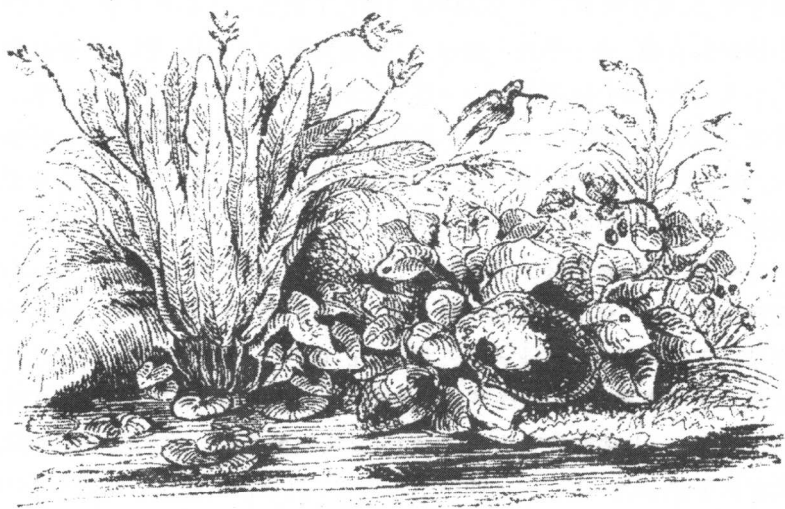


见，单靠想象是不中用的，所以我不去虚伪地代为悲叹了，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的事情，于人生无益，我也承认，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的私事，此外别无意思。今天太阳已经出来，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，这封信也就不再写下去了。

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记，现在却由我先写给你看，这也可以算是“意表之外”的事罢。

民国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书

(选自《雨天的书》)



喝茶□

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“吃茶”——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“吃讲茶”——我没有工夫去听，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，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“茶道”（英文译作 Teaism），而且一定说的很好。茶道的意思，用平凡的话来说，可以称作“忙里偷闲，苦中作乐”，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，在刹那间体会永久，是日本之“象征的文化”里的一种代表艺术。关于这一件事，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，不必再来多嘴，我现在所想说的，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罢了。

喝茶以绿茶为正宗。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，何况又加糖——与牛奶？葛辛（George Gissing）的《草堂随笔》（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）确是很有趣味的书，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，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，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，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，则我殊不以为然。红茶带“土斯”未始不可吃，但这只是当饭，在肚饥时食之而已，我的所谓喝茶，却是在喝清茶，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，意未必在止渴，自然更不在果腹了。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，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，冈仓觉三在《茶之书》（Book of Tea, 1919）里很巧妙的称之为“自然主义的茶”，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。中国人上茶馆去，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，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，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（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功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），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，失了本意，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，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，惟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，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，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。

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喝茶之后，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，无论为名为利，都无不可，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，中国喝茶时